



##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疏義

沈九成

一九八四年秋，爲答讀者問，寫了篇「心經文句闡幽」。

刊於一五二期「內明」，內容主要是依原始佛教教義解釋「心經」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句義。刊出後反應良好，並無異議，更有要求作全經註釋者。當時以爲「心經」之難解，在於四句，今四句既解，餘義可通，而且「闡幽」中註釋已過大半，稍加補充，不難註畢全經。於是稽古鈎沉、廣事徵引，希望對般若教義有較深廣的發掘。乃至略本、廣本及梵文原典等問題也作了些探討。始知詮注心經，並不簡單。特別是般若理論，圓融微妙，非止一義，有緣則諸法繁興，究竟則一如無異。世出世入，無非般若。

言空，足以明諸法自相無礙之理。說如，可令諸衆生還得實性。故般若經典，無不以眞如爲第一義。然心經全文未及「如」義。凡此種種，均非簡單之註釋所能畢其事。爰於注解之餘，復就衆說，加以會通，溯其源流，明其演變，題爲「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疏義」。

一九八七年春，與中道學會同道探討「因緣法」竟，有以重講「心經」爲請者，此時正爲搜集「疏義」材料而閱讀「奧義書」及「大經」之「般若波羅密多分」。於般若深義，似略有體會，亦亟欲以此體會，與同道共作探討。於是欣然受請，一面撰寫註疏，一面爲衆演說，如是每週一會，歷時年餘，猶未講畢，而函索講稿者、促請付梓者，頗不乏人，復以對讀者之承諾，久無交待。乃就講稿，略事整理，先行付刊，以答內明讀者多年來之雅屬。

大般若經漢譯有二：一為姚秦鳩摩羅什法師所譯之「摩訶般若波羅密經」（以下簡稱爲「摩經」）分爲二十七卷及十卷本。二十七卷本與玄奘法師所譯之「大般若波羅密多經」（以下簡稱爲「大經」）初、二分同一梵本，世稱「大品般若」，十卷本與「大經」之第四分相同，名爲「小品般若」。什公尙意譯，故卷秩較少。玄奘法師所譯之「大般若波羅密多經」爲廣譯本。計共六百卷。爲藏經中最大部之經典。

「心經」，什、奘兩公，各有一譯。什公所譯，名爲「摩訶般若波羅密大明咒經」（以下簡稱爲「咒經」），奘譯名爲「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以下簡稱爲「心經」）。

「心經」漢譯本，現存計八種。若加近人葉阿月教授新譯之廣、略各一種，共爲十種：其中什、奘兩公及葉譯爲略本。其餘均廣譯。

由藏文轉譯漢文者約六種。

各家注釋「心經」者，據周止菴居士在「心經詮注」中所舉，唐宋以來約八十四家，若加近人：印順法師、演培法師、斌宗法師、葉阿月教授等，將近百家。當是最多注本之佛經。其中除明代宗三防與如玘合註「大明咒經」外，其餘諸家皆註釋「心經」。

日本註本約計四十五家。

佛經之同本異譯者，每因譯筆之詳略，而有廣略本之分。如金剛經、大般若經等。什譯奘譯互有不同。什好意譯，所出之經多精簡賅要。奘尙直譯，譯文繁縟廣長，一如梵典無少損減。譯文有詳簡之分，梵本原無廣略之說。

「心經」，不獨譯文有廣略之別，梵本亦復有廣略之說。不過所分別者，不在經義之廣略，而在經文之結構。

# 內明

## 第一九五期 目錄

### 專稿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疏義……………沈九成… 3

中國佛教藝術的燦爛明珠——

石窟藝術……………靜華… 14

### 譯稿

禪與西方思想(續)……………阿部正雄著  
王雷泉譯… 23

### 四衆堂

致清海法師「四十九問」……………沙佛林… 27

### 筆譚

談衆生生死知多少……………智銘… 34

### 法海拾貝

胡適的禪宗研究……………蔡惠明… 36

### 佛教文藝

永懺樓隨筆之九十六——

一封尷尬的來信……………馮馮… 39

虛雲和尚(續)……………馮馮… 43

### 畫頁

封面：唐 吉祥天女圖——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

面裏：盛唐 觀無量壽經變(局部)

底裏：盛唐 普賢赴法會之象奴

封底：晚唐 供養人像

心經之具足三科者稱爲廣本，省略序分、流通分者名爲略本。梵文原典廣略之分，亦如是。

「心經」廣本，計有七譯。略本，惟什、奘二譯而已。最早之廣譯本，爲唐般若(A. D. 734—810)與利言共譯之「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廣本)。較之奘公在唐貞觀二十三年(A. D. 649)所出之「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已百有餘年。距什公之「咒經」，達三百四十餘年。

什奘二公何以不譯廣本而譯略本？

什公好簡，捨廣本而譯略本。猶有可說。奘公向主廣譯。如翻「大經」，就梵本直譯，一字不苟，無敢增損，故譯文長達六百卷之多。奘公對譯事之態度，可於「大般若經初會序」中覘之：「凡勒成四百卷，八十五品矣(指初會)，或謂權之方士。理宜裁譯。竊應之曰：一言可蔽，而雅頌之作聯章，二字可題，而涅槃之音積軸。優柔闡發，其慈誨乎。若譯而可削，恐貽患於傷手，今傳而必本，庶無譏於溢言。況擗扎之辰，概念增損，而魂交之夕，炯戒昭彰。」

奘公留學天竺，前後十七年之久，除旅途外，滯印約十三年。且有神僧傳授「心經」之說，若果有廣本梵典，以奘公對譯事態度豈有捨廣本而譯略本之理？可見奘公留印之時(公元630—645年)尚無「心經」廣本梵典。事實上亦無廣本「心經」原典之存在。

因爲「咒經」、「心經」是「咒」非「經」。

咒，Dharani音譯爲陀羅尼，義爲總持。「大論」卷五：「陀羅尼者，秦言能持，或言能遮。能集種種善法，持令不失不散。能遮者，惡不善心生，能遮令不生，若欲作惡罪，持令不作，是名陀羅尼。」陀羅尼復有四種：一、法陀羅尼，於佛法能聞持不忘

。二、義陀羅尼，能通達法義，持令不失。三、咒陀羅尼，能憶持禪定所發秘密語，不散不失。四、忍陀羅尼，能安住於實相者，名忍陀羅尼。咒陀羅尼，復分四種，一、明，二、咒，三、密語，四、眞言。明陀羅尼者，謂佛在放光中說，或謂咒之易於曉了者。咒者，謂能發神驗，與印度之禁咒術相似，故名曰咒。密語者一謂凡夫不能知者。眞言者指密宗之咒語。

咒是大乘佛教特徵之一。大乘經每於長行中加插咒語，如「楞嚴經」之楞嚴咒；在經末附咒文者，如「大般若波羅密多經」末後之「般若佛母心咒」及「般若佛母親心咒」，或冠以三歸而說咒者，如「如意輪王陀羅尼」；或於頌偈後說咒者，如「準提咒」，或逕自說咒者，如「大悲咒」；或冠菩薩名而後說咒者，如「聖觀自在菩薩蓮華部眞言」。咒之體裁頗多，繁簡不一，由一字輪王咒至三千餘言之楞嚴咒長短不等。經與咒之分別，如涅槃經第十五所謂：「從如是我聞乃至歡喜奉行，如是一切，名修多羅(經)。我國自東晉道安法師以來，將經文分爲三科。即：首序分。(又稱証信序)次爲正宗分、末爲流通分。經首之「如是我聞」等句，是序分。經末「歡喜奉行」等句，謂流通分。中間說義理者爲正宗分。具此三科，始名爲經。雖經中或經末附有咒文，亦名爲經，不名爲咒。反之，無序分、流通分。不名爲經。是咒非經。」

「經」與「咒」，在體裁上有如是分別。什公奘公是大翻譯家，大經師，自然明白此中分別。「咒經」、「心經」，所以前無「如是我聞」等序分、後無「歡喜奉行」之流通分。已表明是「咒」而非「經」，與譯文之「廣」、「略」無關。試將「廣」、「略」本互作比較，廣本除較略本多「如是我聞」、「歡喜奉引」等句外，其餘文句所表達之義理及咒文，廣、略兩本完全一樣，並無不同。故知心經原無廣本，亦無廣略之可分。所以引起廣略本誤會者，以「經」名咒也。然則何故名之爲「經」？其實佛典中頗有爲尊重故而名經者，如

百喻經、修行道地經、雜譬喻經等，雖非佛說，仍尊之爲經。陀羅尼之被尊爲陀羅尼經亦復如是。「大明咒經」，即已表明是「咒經」，「心經」以「般若佛母心咒」而得名，此心字即表「心咒」義。心經梵本最後有：「prajña-paramita—hrdayam Samaptam」字樣。其中hrdayam可譯爲「心」、「眞心」、「心咒」等義。但無Sātra修多羅字樣。足以說明「心經」是「咒」非經。後世愚痴之徒，不別經、咒，以爲未足三科，謂是略本。乃加頭添足，踵事增華，以成「心經」之「廣本」。

至於「咒經」有無梵文原典？這是迄今尙無定論之問題。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是般若經的叢書。除了「仁王般若經」不攝於十六會外。凡是四處十六會所說的般若經，無一不收入「大般若波羅密多經」中。如「金剛般若經」、「勝天王般若經」、「光讚般若」、「文殊般若」，乃至與密部理趣經同本之「般若理趣分」，亦收入「大經」卷第五七八。

自來古德都認爲六百卷精髓的「心經」，在「大經」中却未見著錄。

「摩經」中亦無「咒經」著錄。

何以故？「咒經」並無獨立之梵本原典也。但「咒經」經文句義，無一不出自「摩經」。若將「咒經」與「摩經」諸品經文，互相比較，便可明白兩經之關係矣。

### 摩訶般若波羅密大明咒經

姚秦天竺三藏鳩摩羅什譯

觀世音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時，照見五蘊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弗，色空故，無惱坏相。受空故，無受相。想空

故，無知相。行空故，無作相。識空故，無覺相。何以故？舍利弗，非色異空，非空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弗，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空法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薩依般若波羅密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離一切顛倒夢想苦惱，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密，是大明咒、無上明咒、無等等明咒，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咒，即說咒曰：竭帝竭帝，波羅竭帝，波羅僧竭帝，菩提僧莎呵。

「咒經」之與「摩經」習相應品第三之二經文完全相同者如下：

「舍利弗，色空故，無惱坏相，受空故，無受想。想空故，無知相。行空故，無作相，識空故，無覺相。何以故？舍利弗，非色異空，非空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弗，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空法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

其中亦有文句稍異而義理相同者。如：

「佛告舍利弗，菩薩摩訶薩習應色空，是名與般若波羅

密相應；習應受想行識空，是名與般若波羅密多相應。……

舍利弗，色空中無有色，受想行識空中無有識。（即受想行

識）（見「摩經」習相應品三之二）

此等經句，在大明咒經中簡化為：「行深般若波羅密時，照見五蘊空。」

大明品第三十二中：

「是善男子、善女人，誦般若波羅密故，入軍陣中終不

失命，刀箭不傷……以毒葯薰，若以蠱道、若以火坑、若以

深水、若以刀殺、若與毒，如是衆惡，皆不能傷。」

此即「咒經」中所說：「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等字句之本所。

勸持品第三十四中：

「佛語釋提桓因：如是、如是，憍尸迦！般若波羅密是

大明咒、無上明咒、無等等明咒！何以故？憍尸迦！過去諸

佛因是明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未來世諸佛、今現在十方諸佛，亦因是明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此即大明咒經中：「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密，是大明咒！無上明咒！無等等明咒！」等句之原典。

「咒經」、「心經」的咒文，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第六百末後有著錄。茲影印如後：

「摩經」則未見著錄，什公好簡也：「摩」、「大」兩經同一梵本

，「咒經」之咒文，復與「大經」之「般若佛母心咒」相同，可証「摩經」梵本，必有此咒文，可以無疑。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第六百

般若佛母心咒

不怛 卽耶 嚧他 嚧唵 卍伽 久帝 卍伽 久帝 卍鉢 囉囉 卍伽 久帝  
卍鉢 囉囉 卍伽 卍伽 久帝 嚧菩 嚧提 嚧薩囉 不訶

般若佛母親心咒

嚧唵 卍鉢囉 嚧娘 卍鉢囉 嚧娘 久摩 不訶 卍鉢囉 嚧娘 嚧婆囉 不訶

爲了便於說明「心經」出處及「咒」、「心」兩經之關係，似有先將咒文加以說明必要。

般若佛母心咒

不怛 卽耶 嚧他 嚧唵 卍伽 久帝 卍伽 久帝 卍鉢 囉囉 卍伽 久帝  
卍鉢 囉囉 卍伽 卍伽 久帝 嚧菩 嚧提 嚧薩囉 不訶

「怛那他」(Tadyatha)是「即說」之意。初入咒之詞。

「唵」(Om)陀羅尼之一般冠語。有「歸命」、「供養」、「警覺」諸義。

「伽帝、伽帝」(Gate)即心經之「揭諦、揭諦」。此云「去」或「度」之義。

「鉢囉伽帝」(Para-Gate)即心經中之「波羅揭諦」，義爲「去彼岸」或「度彼岸」。

「鉢囉僧伽帝」(Para-Saṅgate)即心經之「波羅僧揭諦」。

「僧」爲「普」、「衆」、「總」之意。「鉢囉僧伽帝」，義爲普度至彼岸。

「菩提」(Both)道果也。

「薩嚩訶」(Svaha)即心經中之「薩婆訶」。速疾之意。「菩提薩嚩訶」合解為速疾成就菩提之道。

這節咒文與「咒經」之「即說咒曰：竭帝竭帝，波羅竭帝，波羅僧竭帝，菩提僧莎呵」音義完全相通，顯然是同一梵文的異譯。

以上咒文，雖名為「般若佛母心咒」，咒文並未顯「般若」之義。第二咒「般若佛母親心咒」始見：「鉢囉娘」字樣。

般若佛母親心咒  
唵 鉢囉 娘 鉢囉 娘 娑 訶 鉢囉 娘 娑 訶 鉢囉 娘 娑 訶 鉢囉 娘 娑 訶 鉢囉 娘 娑 訶

「鉢囉娘」即「般若」之異譯。「摩訶鉢囉娘」即「大般若」，「娑嚩訶」是「薩嚩訶」之轉音，餘義同前註。

此「般若佛母親心咒」，顯然是般若咒的主咒。合「心咒」與「親心咒」，始能表達咒願：「依般若速疾成就菩提」之義。而「咒經」、「心經」，俱未錄「親心咒」，於義則欠具足。此或什公好簡之失？然奘公廣譯「大經」，明知有二咒，而「心經」未加補錄，殊難索解。

以上資料可以證明「大明咒經」一字二義，皆出自「摩經」諸品。「摩經」與「大經」梵本大致相同。「大經」有「心咒」與「親心咒」著錄，可以推斷，「摩經」梵本有此二咒，只是未加譯出而已。

此一事實，也反証了兩種推論：

一、是「咒經」並無獨立梵文原典。如有梵文原典？什公不必從「摩經」各品中去集錄經文矣。

二、說明「摩經」、「大經」不著錄「咒經」、「心經」的真實原因——無獨立梵文原典也。如有獨立梵文原典，「咒經」、「心經」必當如金剛經等。可收入「摩經」、「大經」中矣。

什公之後，最多機會親自看到和攜返「心經」獨立梵本者，無疑問當推玄奘法師。

如果有「心經」獨立梵本？——不論廣本、略本。奘公絕無不知之理——

以兩公翻譯作風言，「心經」與「咒經」若是同一略本梵典之異譯。則奘譯必數倍於什譯。

例如「心經」經文主要出處之「大經」初分相應品。自卷四之第三之一至卷七之第三之四。前後約達三萬五千字。「摩經」之習相應品。全品僅三千言。不足「大經」十分之一。

以奘公譯風，「心經」譯文必將十倍於「咒經」。

事實是：奘本反較什本更為精簡。「咒經」計三百〇一字，「心經」只二百六十字。「咒經」中若干經文被刪去。如「咒經」中：

「舍利弗：色空故，無惱坏相；受空故，無受相；想空故，無知相；行空故，無作相；識空故，無覺相。何以故？及「是空法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等句，在「心經」中被完全刪去。

文句方面，亦有改寫。如「非色異空，非空異色。」改寫為「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什本之「離一切顛倒夢想苦惱。」改為「遠離顛倒夢想。」、「無上明咒、無等等明咒」，改為：「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句義一樣，措詞却流暢得多。

其餘如：「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措詞頗有可斟酌處，奘公在「大經」初分相應品中已改譯為：「無無明生，無無明滅」。在心經中却仍沿用：「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般若波羅密多咒的咒文，仍如「咒經」，只錄「佛姆心咒」，明知尚有「佛姆親心咒」之咒，而未加補錄。

這些情節，可以表明「心經」是在「咒經」的基礎上改寫而成，而非譯自獨立梵本。

奘公刪去：「色空故、無惱壞相……」四十六字，必已確知「咒經」是什麼的集錄，如知此等經文出自獨立梵本原典，以奘公「概念增損、炯戒昭彰」的譯風，怎敢貿然刪去如許經文？

「心經」有無獨立梵文原典？

假如有獨立梵文原典，則「心經」的咒文，必一如「大經」所著錄，具足「般若佛姆心咒」及「般若佛姆親心咒」二咒。絕無只錄「心咒」而不錄主咒「親心咒」之理。「心經」仍襲「咒經」的缺失，說明「心經」只是在「咒經」基礎上改寫而成，而非據獨立梵本逐譯而來。——除非獨立梵文原典內容一如「咒經」，或較「咒經」更為簡略，否則，「心經」無可能如此酷肖「咒經」。而缺失亦一如「咒經」。

以時間論，奘公之出「心經」，已遠距什公「咒經」之作，達二百四十餘年。由華譯梵，再由梵譯漢，固亦非無此可能。

「咒經」經文句義，皆出自「摩經」，所有出處，斑斑可考，可以復按。雖是集錄，而義理皆出自梵典，此則絕無疑義，猶四十二章經、法句經等出自西方賢聖之集錄，不特不影響其義理價值，而且由於簡明精要，易於持誦，而流傳益廣。「咒經」、「心經」，亦復如是。今之佛子能卒讀「摩經」、「大經」者，恐已萬不得

一！而背誦心經，朗朗上口者，比比皆是。般若教義仍能弘傳於今日，皆兩公之力也。

### 三

【觀自在菩薩】原語是Avalokite Svāra。梵文學者認為：Avalokita(觀)+isvara(自在)玄奘法師據此譯為觀自在菩薩。亦有人認為是Avalokita(觀)Svara(音)羅什法師據此譯為觀世音菩薩。日本學者榛業元水認為：「以般若智証得真理時，稱為觀自在，由此靈智(般若)生出無限的力，以慈悲救濟一切眾生時，稱為觀世音。因此，在普門品中所見的是宗教性的觀世音菩薩；在心經上是哲學上的觀自在菩薩。」

「觀自在菩薩」是指已得：命自在、心自在、財自在、業自在、願自在、解自在、如意自在、法自在、生自在、智自在等十大自在的八地以上的大菩薩。菩薩中頗多以德行、願力或殊勝功德成就而得名者。如「大經」中：善勇猛菩薩、上慈菩薩、極精進菩薩、常加行菩薩、摧魔力菩薩、大悲心菩薩、德王菩薩等等。此菩薩以自在觀照，殊勝成就而得名，是主智菩薩，所謂得此十大自在。則為不可思議智者、無量智者、廣大智者、無能壞智者。心經以此大智菩薩為說法主，以智慧第一之舍利子當機，表「心經」重智慧之義。

其實在「大經」的初分相應品中，說法主是釋迦牟尼佛。觀自在菩薩，則是與會菩薩眾之一。(見「大經」緣起品第一之一)

〔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般若」，梵文 prajna 之音譯。譯義曰慧或智慧。

大智度論（以下簡稱「大論」）卷四十三：「般若者，秦言智慧。智慧中最為第一、無上、無比、無等、更無勝者。」同論卷七十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般若，但名字異。在菩薩心中為般若，在佛心中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法華義疏：「無境不照名波（般）若。」

般若無知論：「般若無知而無所不知。」僧肇維摩經序：「聖智（般若）無知，而萬品俱照。」

大乘義章九：「知世諦者，名之為智，照第一義者，說名為慧。通則義齊。」

地藏經之二般若：「一、世間般若，未行寂靜真實之般若，常行有見有相之般若。二、出世間般若，於其中心如虛空，平等寂滅，而離諸名相。」

金光明玄義：「一、實相般若，為般若之理體，本來為衆生之所具，離一切虛妄之相，般若之實性也，是為所証之理體。二、觀照般若，觀照實相之實智也。三、方便般若，分別諸法之權智也。」

法藏心經略疏，除同上之實相般若、觀照般若外，另立：「文字般若，詮上二般若之教及般若諸經。」

玄奘法師更立：「境界般若及眷屬般若。」與前三般若，成為五般若：「境界般若，為境界之所緣。即一切法，般若真智以一切諸法為境界故。眷屬般若，乃指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等，是般若慧性之眷屬。」（見三藏法教二十）

佛教所用名相、名詞，除由佛陀善巧施設外，頗多是採用民間熟悉之習慣語，或古已有之的傳統名詞，而賦以某種概念，成為表達某種佛教義理的名相。如：為佛教常用的輪迴、地獄、業、天等等，皆是古已有之的傳統名相。般若兩字，亦復如是。

般若 prajna 在四吠陀中，已有記載。在「大愛多列雅奧義書」(Mahaitareya Upanisad) 及「考史多啓婆羅門奧義書」(Kansitaki Brahmana Upanisad) 則有較詳細的描述：

「大愛多列雅奧義書」第五章：

「是為誰耶？」

我輩敬為「自我」者也，

是誰自我耶？

是以彼而見色，以彼而聞聲，以彼而嗅香，以彼而吐言語，以彼而辨別甘苦者耶？(一)

凡為此心者，亦此意者，桑若那也③阿若那也④，毗若那也⑤般若那也⑥知識也，內視也，毅力也，感覺也，理解也，情念也，記憶也，籌度也，心志也，生力也，情欲也，意欲也。——凡此誠皆般若那之稱也(二)

此即大梵，此即因陀羅，此即般荼帕底，此即諸天，即五大：地、風、空、水、火，此即諸微生，如混雜生，即此種與彼種，即諸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即馬、牛、人、象。



即凡此有氣息者，行者、飛者、不動者，——凡此，皆爲般若所領導，皆安立於般若那中，世界爲般若所領導，安立於般若那中，般若那即大梵也。(三)

渦摩提婆以此般若自我，升出此世界，(至)於彼方天界中，盡得其樂欲，永生其臻至矣！

如是，唵！(四)

註：

① 爲最高之自我。——指大梵。

② 個人之自我。

③ 桑若那 Samjñāna 概念識。

④ 阿若那 Ajñāna 思維識。

⑤ 毗若那 Vijñāna 分別識。

⑥ 般若那 Prajñāna 永恆智慧、大梵。

「考史多婆羅門奧義書」第三章第六節：

「以般若加於語言，以語言而得一切名。

以般若加於氣息，以氣息而得一切香。

以般若加於眼識，以眼識而得一切色。

以般若加於耳識，以耳識而得一切聲。

以般若加於舌識，以舌識而得一切味。

以般若加之於手，以手而得一切業。

以般若加之於生殖根，以生殖根而得阿難陀(喜樂)、欲

樂、後嗣。

以般若加之於足，以足而得一切行。

以般若加之於意，以意而得思想、所知、欲望矣！(六)

不當求知語言，而當求知說者。

不當求知香，而當求知嗅者。

不當求知色，而當求知見者。

不當求知聲，而當求知聞者。

不當求知味，而當求知味者。

不當求知業，而當求知業者。

不當求知苦樂，而當求知辨苦樂者。

不當求知阿難陀，欲樂，後嗣，而當求知阿難陀，欲

樂，後嗣者。

不當求知行，而當求知行者。

不當求知思，而當求知思惟者。

唯此十外境，皆屬般若，十般若根，皆應十外境。若無本境；必無般若根，若無般若根，必無本境。(八)

若無其一邊，任何相不得成。

而此亦非多，如車之輪環，安於車輻，而諸輻安於轂。

如是，此諸本境安於般若，而般若安於生命氣息。

唯彼生命氣息，即彼自身，是即阿難陀，不老而永生。不以善業而充大，不以惡業而貶小，蓋彼欲引人由此諸界而上達，乃使其為善業，或唯欲引人下降，乃使其為惡業，彼即護世者，即世界之大君，即萬事萬物之主宰。

當知彼即我之「自我」！當知彼即我之「自我」矣。」(九)

這兩本奧義書所說的「般若」，是「般若」原義，與後來佛教般若經中的「般若」，顯然頗有出入。

考史多啓奧義書第六、八兩節所說「十般若根」，若將手、身、生殖器、足，攝入身根；語言、思想攝入意根，便是佛教教義的六根，而「十般若」便是六識。

大愛多列雅奧義書中：「是以彼（般若）而見色……以彼辨別甘苦者耶？」在佛經中皆是識的分辨作用。

在奧義書中「般若」，可以肯定是兼有識的作用。

中國古德以觀照實相之實智，稱為「觀照般若」，分別諸法之權智，稱謂「方便般若」。以及玄奘法師所立的「境界般若」，皆含有分別識之義。

考書第八節所說「知者」、「嗅者」、「見者」等等，即「渦摩提婆以此般若自我升出世界」；「般若自我」，即認般若為自我，「而安立於『般若那』中……般若那即大梵也。」（見愛書第二、三、四節）由分別、知、知者、自我與大梵結合。成為「梵我合一」說。在當時都認為「般若自我」是「般若那」（大梵）所派生，而又安立於般若那（大梵）中。此中般若若構成婆羅門「梵我合一」的基調。這

跟佛教般若經中否定「大梵」的般若，有着根本的不同。

愛書第二節所說：「凡此為心者，亦為意者、情欲也，意欲也——凡此誠皆般若那之稱也。」這裡所謂「心」、「意」等等，皆識之分別作用之分類。而原註「般若那」，稱為「永恆智慧」。可見奧義書時期「識」與「智慧」，尚未有明確分別。同時亦由此可理解到所謂「般若那」者，即是識。初民不明「識」何所從來？去無所至。於是，以為是「大梵」（般若那）化身，而又安立於大梵中成為「大梵」一部分。

「般若」是Prajna的音譯。與Vijnana的語根同是jñā（義為識或知）加前置詞Vi（分離之意）便是Vijnana（分別識）前置詞若為Pra（為先、前、或原來等義）便是Prajña，從語根所顯示，「般若」也是識的一種，加上前置詞的Pra就有「先天識」、「本（原）識」和「清淨識」之意。對Vijnana（分別識）來說，「般若」不是由分別而來的識，而是無分別識，所謂「無知之知，無識之識。」亦即是「無緣之識」，是一種不由攀緣、分別而來先天性的本能。無識故，無分別，名清淨識，無緣故無相。名為空相。

於此可以體會：

般若無緣之時，（所謂「實智無緣」。實智即是般若。）是純粹的先天識性（能），以無所緣，均無所識，故識（分別）故，無有分別，故名為無分別識。亦復以無緣故，無所有相，諸法不起，名為空相。空相即是般若之相。

般若有緣，分別諸法，識識故名為識，亦即是分別識（毗若那Vijñāna）分別諸相，繁興諸法。所謂「實智有緣，即非實智」。便失實智（般若）名。

般若無相，即無生滅垢淨等等之相，故無生滅。

識，分別行相，念念生滅，變易無常，故有生滅。

後世如來藏祖德，依此般若教義，演譯而為一心二門：即心生滅門；心真如門。（即不生不滅門），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之如來藏。

般若與識，亦復如是、非一非異。有緣之時，般若即識；識若無緣，還為般若。

「般若那」一詞的具體涵義，可在「愛」書第五章第二節中覘之。其中所謂：「心」、「意」、「桑若那」（可譯為概念識）、「阿若那」（思惟識）、「毗若那」（分別識）、「知識」、「內視力」、「毅力」、「情欲」、「意欲」等名詞。皆識所攝！識之分類而已。而在奧義書中：「凡此誠皆般若那之稱也。」而「般若那即『大梵』」。

「大梵」在當時婆羅門中，被認為至高無上的「生主神」、「萬物之生因」、「一切事物的本源」！與「大梵」等義的「般若那」。「凡此（各種識）誠皆般若那之稱也。」不特是識之總稱，而且是諸識之生因。——大梵！

在佛教裡，「梵」是清淨、寂靜之意。「大梵」，只是色界三梵天之一的大梵天王。所謂梵天者，是種清靜、離欲的境界（天），亦即是禪者的初禪境界。「大論」三十五：「色界都（皆）名為梵。又梵為色界之初門。」所謂「大梵天」者，即是清淨（梵）的意識境界（天）。

「般若那即大梵」，若撇開大梵的神話色彩，般若那的含義，便是「清淨識」或「清淨本識」——一切諸識之本源。

（未完）

## 玉佛雕佛像公司



### 玉佛特點簡介：

1. 不怕自然風化浸蝕。
2. 百年千年永不變。
3. 年期越長、越光亮、越晶瑩。
4. 可訂造：3, 4, 5, 6, 7, 8, 9-12呎。
5. 出產地：（寶石王國，古老佛國）

緬甸的紅、藍寶石是世界聞名，尤其出產在模谷(MOGOK)山區，白玉出產地就在山區附近，在白玉石中還發現過含適量的紅、藍寶石成分，可稱之上品是具有無價之寶。

本公司雕工一流，專雕白玉、青玉佛像精師手藝。

- 蘇、杭木雕，香港裝金設計  
各種佛像，佛座，各種尺寸可訂做

總公司：九龍漆咸道273號地下  
K 347819 K 7650726  
九龍 G-21號尖沙咀中心  
66號麼地道 3-7216657

分公司 台灣：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21巷40號  
(02) 511 5468

新加坡：域多利亞街59號 3382929 • 3372164 •  
馬來西亞：檳城瓜拉江沙路81號 612045